『冬皇』孟小冬

冬皇重震红氍毹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万伯翱 马思猛

1933年9月25日，孟小冬东山再起，复献艺于红氍毹上。她自己组班“福庆社”在北京吉祥戏院演出《四郎探母》。10月19、20、21日在天津明星戏院贴演《失空斩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乌盆记》等，合作者为侯喜瑞、萧长华、胡碧兰等。程君谋为其操琴。她的演唱情味浓郁，被压抑了多年的戏迷们在散戏后久久不肯退场，他们为了表达自己对“冬皇”艺术的热爱，表示对孟小冬不幸遭遇的同情，高喊出“冬皇、冬皇”的由衷赞誉。

孟小冬青年时男装照

1931年12月，父孟鸿群患病，孟小冬由上海匆匆返回北平探视。躺在病榻上的父亲老泪纵横，他悔恨自己当初没有阻止女儿与梅的婚事，眼看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他吃力地拉着孟小冬的手，好像是喃喃自语：“唉！你学得这一身功夫，不容易啊，就这么荒费糟贱了，甭说对不住过去教你捧你的人，连你自己都对不起你自己呀！”性格坚韧的小冬，泪如雨下，她强忍声咽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在传统的观念里，女伶无非就是以色悦人，然而孟小冬的出现，彻底地改变了这种世俗观念。从小，她就是一个刻苦的孩子，在梨园世家的背景下，孟小冬所体现出来的绝对是戏剧家的天赋。其实在其沉寂的这段时间，她已由开始的悲愤和冲动冷静下来，为了这不值得留恋的匆匆过客的私情，使自己二十年苦功半途而废，太不值了。所以，在经过了感情的波澜和自己静心的再三思考之后，她毅然决心重新走上舞台。不过，这一次，她选择了从头再来。她决定重新拜师学艺。打这儿起，孟小冬放弃了早年所演的孙派、海派剧目，横下一条心，一定要把真正的余派学到手，再现“冬皇”昔日辉煌。

打破缄默 发布启事

几天后，东四三条二十六号院传出了孟小冬的余派唱腔和明快的京胡伴奏声，那是杨宝忠为其说戏调嗓。性情刚烈，颇有男子气质的孟小冬终于结束了自我禁闭的日子，她又拜著名里子(配角演员)老生鲍吉祥为师，鲍是余叔岩的老搭挡，凡余师演唱之特点、气口、腔调无不熟悉。另外特别邀请余的弟子杨宝忠为其操琴，所以孟从鲍师学戏，聘杨伴奏，也就是间接研学揣摩余派艺术，深得余派唱法精髓。

在父亲病重期间，孟小冬对其送汤送药，始终如一尽孝守护。

1932年2月父病逝，丧毕。鉴于北方的一些小报经常捕风捉影，叽叽喳喳，又闻戏剧教育家苏少卿在上海电台每晚自教老生戏三四个小时，兼播讲剧坛评论及梨园掌故等，便邀杨宝忠同赴上海，入住姚玉兰府上，坚持每晚收听苏先生教课，白天由杨宝忠操琴调嗓，并经常参加苏少卿自办的票房“苏声社”活动，介时当面请教，苏少卿也热心地送给小冬一些自编的资料，供其自学。半年下来，小冬不仅对京剧艺术有了更深的领悟，而且在戏剧理论和表演艺术方面也获益匪浅。9月她正式拜苏少卿为师。苏少卿再次鼓励小冬继承余派。

这次小冬在沪期间，还向谭余派名师陈秀华求教，陈秀华亲授其余派戏《打棍出箱》。并在学戏当中认识了她后来的余门师弟李少春。

孟小冬对余派艺术的执着和坚韧不跋的追求，杜月笙看在眼里，喜在眉梢，乐在心中，钦佩之至。但眼下对孟小冬来说，最大的障碍是摆脱社会舆论的困扰，从人生的低谷中走出来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身为长者的杜月笙和小冬进行了一次开门见山的长谈……杜遂即请了律师草拟了一份《孟小冬紧要启事》声明稿。

1933年9月5日、6日、7日在天津《大公报》第一版上，孟小冬连登三天《孟小冬紧要启事》：

《孟小冬紧要启事》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载天津《大公报》

启者：冬自幼习艺，谨守家规，虽未读书，略闻礼教。荡检之行，素所不齿。迩来蜚语流传，诽谤横生，甚至有为冬所不堪忍受者。兹为社会明了真相起见，爰将冬之身世，略陈梗概，惟海内贤达鉴之。

窃冬甫届八龄，先严即抱重病，迫于环境，始学皮黄。粗窥皮毛，便出台演唱，藉维生计，历走津沪汉粤、菲律宾各埠。忽忽十年，正事修养。旋经人介绍，与梅兰芳结婚。冬当时年岁幼稚，世故不熟，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。名定兼祧，尽人皆知。乃兰芳含糊其事，于祧母去世之日，不能实践前言，致名分顿失保障。虽经友人劝导，本人辩论，兰芳概置不理，足见毫无情义可言。冬自叹身世苦恼，复遭打击，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。是我负人？抑人负我？世间自有公论，不待冬之赘言。

抑冬更有重要声明者：数年前，九条胡同有李某，威迫兰芳，致生剧变。有人以为冬与李某颇有关系，当日举动，疑系因冬而发。并有好事者，未经访察，遽编说部，含沙射影(引者按，时传李某乃孟小冬的未婚夫)，希图敲诈，实属侮辱太甚！冬与李某素未谋面，且与兰芳未结婚前，从未与任何人交际往来。凡走一地，先严亲自督率照料。冬秉承父训，重视人格，耿耿此怀惟天可鉴。今忽以李事涉及冬身，实堪痛恨！

自声明后，如有故意毁坏本人名誉、妄造是非，淆惑视听者，冬惟有诉之法律之一途。勿谓冬为孤弱女子，遂自甘放弃人权也。特此声明。

缄默了三年的孟小冬在杜月笙的再三鼓励支持下，终于打破沉默说话了。她在短短四百余字的启事中，历述了孟、梅结合后，其所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；驳斥了当时报界利用李志刚事件，歪曲事实捏造诽闻。字字句句，铿锵有力，不容质疑。时隔七十五年，《孟小冬紧要启事》仍然活生生地向我们展示了当年孟小冬所面临的不公和险恶，作为一个年少女性名伶，敢于奋起抗争，捍卫自己的人权，实在令人敬佩。

东山再起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戏迷们，对于昨日氍毹上中国京剧须生之皇竟一无所知，她那昨日还被誉为“广陵绝响”的令人荡气回肠的歌声，也竟一夜之间无声无息，只有南麒派(麟童)，北谭派(富英)、马派(连良)各领风骚数十年。笔者自幼可谓在京剧院后台泡大的，五十年代各路名角和剧目耳闻目睹倒背如流；而对两三年前还红遍大江南北的孟小冬却一无所知，实在令人感慨万千。

1933年9月25日，孟小冬东山再起，复献艺于红氍毹上。她自己组班“福庆社”在北京吉祥戏院演出《四郎探母》。

此时孟小冬已拜鲍吉祥为师，正在锐意揣摩余叔岩的玩意儿。1933年余叔岩已辍演多年，杨小楼年事已高，梅兰芳长期逗留于南方，北平的老生有马连良、高庆奎、王又宸、谭富英、言菊朋等，旦角有程砚秋、尚小云、荀慧生、小翠花等，坤旦有雪艳琴、陆素娟、新艳秋等。此时北京被南京国民政府更名北平，世面已呈不景气，京剧亦临回光返照之境地。然而，孟小冬复出之后，以余派老生的全新面貌献演，她的艺术颇有进步，再次引起了平津戏迷的轰动。10月19、20、21日在天津明星戏院贴演《失空斩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四郎探母》、《乌盆记》等，合作者有侯喜瑞、萧长华、胡碧兰等。程君谋为其操琴。她的演唱情味浓郁，被压抑了多年的戏迷们在散戏后久久不肯退场，他们为了表达自己对“冬皇”艺术的热爱，表示对孟小冬不幸遭遇的同情，高喊出“冬皇！冬皇！”“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”，此刻在后台卸装的孟小冬已是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这不是一般的戏迷捧角儿，也不是“太太团”捧男旦，更不是权贵们捧姿色骄艳的坤伶，是孟小冬在中国戏曲舞台上，为女艺人争得了应有的自尊和广大观众发自内心的尊敬。

余迷转投孟小冬

此后，孟小冬不定期地在北平、天津等地演出，并向鲍吉祥学演余派戏《失空斩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四郎探母》、《乌盆记》等。

1935年9月27日，孟小冬在北平吉祥戏院与王泉奎、鲍吉祥合演《捉放曹》。此次演出曾被薛观澜誉为是冬皇的杰出代表作之一。

此时京剧在故都已走下坡，梅兰芳仍滞留上海，武生泰斗杨小楼，有如鲁殿灵光。届时在平挂头牌老生行中，计有马连良、高庆奎、王又宸、谭富英、言菊朋等。旦角有程砚秋、尚小云、荀慧生、小翠花、徐碧云等。坤旦则有雪艳琴、章遏云、新艳秋、李桂云等。此时章遏云甚红，她以《燕子巢》、《红刺虎》等新戏为号召，吸引了不少观众。而冬皇则是硕果仅存的女须生，深为戏迷所推崇。这除了她固有的粉丝外，广大余迷们也纷纷转投孟小冬的名下，追捧这位余派冉冉升起的新星。

这天演出开场后，余叔岩为了掩人耳目，悄悄地来到剧场后排台旁的座位坐下，他是被冬皇的轰动效应所吸引而来，他要亲眼见识见识这位偷学他戏的女子到底是怎样一位须生之皇。这次是孟小冬首次正式按鲍吉祥教授的余派唱法演出《捉放曹》。开场后，余叔岩便聚精会神地观注着孟小冬的每一句唱段和表演动作，一板一眼，一招一式，他看得仔仔细细。当小冬演到“杀曹”时，藏剑的身段妙到秋毫，寻马及搬动门闩之动作，亦较其过去演出时不同，完全是余派招式，看得余叔岩嘴角露出丝丝微笑，心中暗自称道。整场演出过程，只见余大贤频频点头，甚至情不自禁地和观众一起喝彩叫好。由于怕观众认出他来，戏还没散，他便匆匆离去。应该说，孟小冬的天赋和才艺，此时已经征服了余叔岩。

孟小冬《珠帘寨》饰李克用。